



從倉皇出逃到和解 (2018)

/趙雪君

每每提起求學經歷，我總愛開自己玩笑：「大學讀歷史系，碩士是戲劇所，博士學位拿的是中國文學，已經蒐集了三種不同的文學院畢業證書了。」也常有人好奇，是什麼樣的原因讓我的求學之路稍微曲折了些。

從小喜歡歷史人物、愛讀歷史故事，也以為選擇歷史系會是相當合適的選擇，只不過真的讀了之後，才發現歷史學與我想的不太一樣。運氣很好，彷彿什麼人指引一般，人生中第一次迷惘沒有維持多久，很快的我便在戲曲舞台上看見了，原來吸引我選擇歷史系的種種，不在那裡而在這裡。人喜歡新奇的故事，但人也喜歡熟悉的老故事（否則《射雕英雄傳》便沒有一拍再拍的必要），而歷史故事恰好是戲曲的拿手好戲。也正是第一次在台下觀賞戲曲演出的那個夜晚，心中有個念頭萌芽了：從前我在字裡行間裡揣想著歷史人物的心緒與情感，總不知如何能夠將所耽溺的那個世界呈現出來，雖然有所感受與體會已是一種喜悅，但若無法與人言說、或者說出的與我所想的相距甚遠，卻又難免寂寞。「我想寫劇本，特別是想當個戲曲編劇。」向來決定的毫不猶豫（後悔也義無反顧）的我，立志以戲曲編劇為目標，不管十年、二十年，希望能寫出可以在舞台上搬演的劇本。

於是我報考了臺大戲劇所，並且在那裡度過了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三年。三年之中，儘管不是對未來全然篤定而毫無迷惘，儘管有許多細細瑣瑣不愉快的事情，而在那些愉快的當下，也因為在當下的時候就知道以後再也不會有了，多少帶著點感慨，我仍舊相當懷念那段時光。跟著三五好友一起上課、下課，下課之後隨便找個地方吃個晚餐，再一同趕赴劇場看表演；中場的時候迫不及待的交換彼此的意見，有時候時間允許、興致來了，也會在散戲後繼續找個飲料店坐著聊天。我們都知道畢業後不只是各奔東西，畢業後連劇場也會離我們越來越遠，那種「這齣戲當然是必看」的心情，會慢慢的變成「沒有什麼錯過就遺憾終身的戲」，因為錯過的人不會真正體會到他錯過了什麼，錯過的遺憾只存在於那些不曾錯過的人。這已不是錯過一齣戲，「你還在劇場裡、而我已經離開了」，這是兩個世界漸漸的錯軌了。

我不是留下來的人，我是離開了的人。因為博士班的課業壓力、結婚生子後的家庭壓力，現在已不可能像過去最積極的時候，一年看個七十齣的現場表演，甚至一年十場都不到了。或許對於像我一般、曾經把青春歲月耗擲在與興趣相投的朋友們一起看戲的那些人（那些「與朋友一起看戲」的樂趣大於「看戲」的人），每個人都是離開了，我們都與自己年少時的那個世界

錯軌了。

曾經以為只要唸了戲劇所，我的心便會篤定的向著此後的每一天。在這段最快樂的時光中，人生第二次的迷惘也悄然萌芽，一點點的如同濛濛細雨慢慢侵占密布，終至主宰了那兩年間我的色調。

也許是因為運氣實在太好了，碩二那一年在授業恩師王安祈教授的戲曲編劇課堂上，我的期末作業被選為國光劇團的年度製作，由老師重寫唱詞後將於隔年在新舞台上演。不是校園社團，不是小劇場，而是臺灣指標性的京劇團每年一次的新戲。而《三個人兒兩盞燈》才不過是我第二本的習作，不難想見於我是何等的驚喜。

只是，驚喜並沒有持續多久。不論是發現自己擁有某種才能、可以做某件事的成就感，或者是因為新戲上演而成為那幾年戲曲圈最有名的研究生，如同所有燦爛美好，「最是人間留不住」，統統隨著時間的浪潮退去。剩下的，是巨大的迷惘，而且是根本不知道哪裡不對勁（「你還有什麼好不滿足」）的迷惘。生活不會為了這些情緒止步，我依然得做出大大小小的決定——迫在眉睫的是畢業後的出路。

我本不想唸博士班的，進臺大戲劇所只為了想當一個編劇。但我也沒有那種把編劇當正職的傻勁，原本就打算畢業後找一份工作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假日便繼續寫作。人一天付出八到十個鐘頭維持生計，剩下的時間用來實現夢想，於我而言相當合理。如果我認為白天做的工作只是維持生計，其實讀博士班，畢業後留在學界繼續發展，應該在我的選項當中，不是嗎？然而我當時卻著實苦惱了一番。苦惱的原因也很簡單，在戲劇的世界，我已嚐過如明代傳奇巨擘湯顯祖所言「生天生地生鬼生神」的快樂（與痛苦），讓我再去做說什麼話都要有材料文獻支持的戲劇研究，想來便覺卻步。（在此承認，這是當時的我對學術研究誤解了。現在我認為學術研究所需的眼力、創意、耐性與最後得到的收穫，並不比劇本寫作少，它們是兩種不同的「樂趣」）帶著種種疑慮，由於想不出第二個選擇，我想，那就讀博士班吧，至少給我的劇本寫作找個經濟上的依靠，既然我是如此珍惜我的寫作，那就別讓這件事情變成我謀生的工具，別讓我得要為了五斗米而寫，它應該是我一生守護的純粹。

此處先岔個題。劇場前輩曾經對我說，如果這條路繼續走下去，我總要學著去配合其他人。是啊，且不說劇場是綜合藝術，且不說編劇、導演與演員各有各的本位考量，與戲劇本身無關的「一定要」也常常干擾劇本的寫作與搬演（某某人的戲份一定要最多，某某人的唱功或演技承擔不起這個角色……），只有妥協，在現實提供的限制之下求出最佳解。這些實際上會遇到的狀況，對於「純粹」曾是所求的我，該如何應對或者說排解呢。在劇本寫作的課堂上，我也會提供我的心法給有興趣此道的同學、同好參考。首先必須正視劇場的本質，劇場是一群人在聚集在一起、呈現一個「各自」存於「各自」心中的「共同」圖像，協調（別說「妥協」）是必然，而舞臺的成敗雖然劇本是最根本的因素，但舞臺是導演與演員的舞臺，編劇應該要把空間讓出來（覺得讓步很痛苦的話，請想像刷存摺時看見編劇費入帳的那一刻，應該會舒緩不少）。其次，在每一次的命題作文中（大至一個題材的擇定、小至各種與心中那個「這裡應該怎麼寫才最好」的標準毫無關係的現實考量，都可以稱為命題作文），把在種種限制之中求出最佳解、當成是「訓

練」。訓練什麼？為了能將我心中最重要的那個故事完美呈現出來，我需要更好的「技巧」，而「技巧」從來不是不經練習就能順手拈來，每一次為了現實狀況而努力思索如何配合而不顯得斧鑿粗拙，甚至保有戲劇性的「最佳解」，就是對技巧最好的訓練。同時，這也是對心的訓練，在每一次為了現實限制而必須打破我認為是最好的安排時，提醒自己，務必保持著一種彈性，有第一個最好的安排，就會有第二個「不同」、但一樣可以是最好的安排。

從歷史系進入戲劇所，帶著夢想，從戲劇所進入清華中文所就讀博士班，夢想實現了卻充滿迷惘。至今回想起來，心中仍是充滿感激，到底需要多少好運，才能找到讓我安心之處？後來我總愛說自己是機緣成就來的，感謝上天冥冥中的安排與指引，我終於明白迷惘何來。

在博士班一年級時，一份關於湯顯祖《牡丹亭》的期末報告，為我打開了一道門，真真是「不到園林，怎知春色如許？」偶然的經由湯顯祖，我接觸了王陽明和他的心學。懵懵懂懂，卻猶是大受震動！（我只把全文唯一的驚嘆號用在此處）此後，我在程度很差的情況下，一回又一回勉強自己坐在相關的課堂上。我絕非一個專業的理學研究者，但是在宋明理學的相關文獻中，讀到的是一種與我切身相關的學問，不管我懂不懂，它們讓我不再寂寞；就算我不能徹底理解那些學術性的討論，仍舊能夠感覺到，他們與我有著相同的終極關懷，我們是在同一條路上的同行者（每每看到周易〈同人〉卦，躍入心中的便是這個畫面）。我才明白，原來在夢想實現後的巨大迷惘，是來自於終極關懷的召喚。

而後，我又被授業恩師楊儒賓教授的研究與學問深深吸引，盡量的追了老師所有的課，並且承蒙老師不棄，收入門下。正是在楊老師的課堂與論文中，我看見了學術研究也能像劇本寫作一樣令人熱血沸騰（但我必須承認，我的血沒有辦法頻繁沸騰，不管是學術還是寫作，總是痛苦的時間遠多於歡愉，但為了那一點歡愉，我是甘心忍受痛苦的）。楊老師的專長在於理學、身體論與神話研究，一半是根柢已定，一半是自己在老師研究成果中找到可以切入戲劇的地方，我仍然選擇了戲劇作為我的研究領域。

我的博士論文處理的是「劇場氣氛」。這樣一個「虛無縹緲」的題目，我卻是扎扎实實寫下來了，而決定它的內容與架構者，主要來自三方面的助力。除了數年來參與劇場製作的經驗之外，便是楊老師的身體論研究以及海德格爾《存在與時間》中「意義關聯全體」的部分。令我大受鼓舞的是，畢業後我以這本博論應徵教育部「HKR 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計畫」，很榮幸的得到了肯定，獲得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工作。這一年於我的學術研究而言，相當的重要，儘管到目前為止那一年我所學習、反思與沈澱者，至今尚未顯現為具體的研究成果。除了替我原先針對氣氛的兩種由來、採用兩種不同的進路思考、而導致整本博論有一分為二的裂縫，找到了縮合彼此的方法，這一年的閱讀經驗也改變了我的視角與思考模式。只不過，博士後研究的最後兩個月，我生了一場大病，是免疫系統自體攻擊疾病「皮膚炎」。醫學上病因不明，在疾病被克制下來的幾個月後，大概是身體漸漸恢復，能夠去處理心裡的問題了，我終於正視自己為什麼會遭逢此難。不得不說是諷刺，博士論文當中有一章節處理「情志與氣機」關係，原本只是理論上談談，沒想到會有切身體會的一天：我生病，是因為身體無法承受我過重的情緒長年盤桓身心而不去。

那本應隨我心意任我驅使的色身，竟也有如此沉重的時候。如同所有曾受病苦之人，由於這場大病，自然學得了不少事情。但我亦如同那些曾經被疾病改變生命內容的人，絕不會甘願選擇生病為代價、獲得特別的生命體會。對它，我最積極的態度也只能是認定疾病的意義不在過去、不在現在、而在未來；我願意相信疾病的意義是可以不斷被擴充的，我也期待著有那麼一天，由於我來日的各種作為，它能夠被詮釋為意義豐盈的一段往事。

雖說生過一場一百萬人中只有七人可能罹患的大病，現如今已無大礙、卻多少還得像清理戰場般的收拾身體，我仍舊認為自己相當幸運。畢竟有的人終其一生只為了營生餬口而做一份工作，終其一生不知何謂熱血沸騰、不知事業也可以是志業，而我卻在三十歲以前、於內發覺了自己對終極關懷的渴求、於外又尋得了兩件值得我經營一生的目標價值。從歷史系、戲劇所再到中文所，整個過程感覺起來就是「倉皇出逃」，在後一個階段都有想否定前一個階段的時候。雖然曾經拋下，但當我在學術研究的路上，藉由博士論文的寫作，找到了自己喜歡的風格與方向時，我與過去一口氣和解了，不再需要否定自己過去的選擇。「必有事焉」、「人須在事上磨」，則是我面對內外兩方面追求，期許自己能如前人教導，在學術研究、劇本寫作以及維持日常世界運作的瑣事之上，打磨成就一顆清明之心。